

粵 劇

山 乡 風 云

吳有恒
編劇 楊子靜
莫汝城

內部交流劇本

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

1966.2.

人 物

刘 琴——游击队女连长。

政 委——游击队政治委员。

李班长——游击队班长。

虎 子——游击队通讯员。

游击队的卫生员、通讯员及战士若干人。

黑 牛——刘立人的护兵。

何 奉——老农奴。

春 花——何奉女。

刘三保——贫农。

林可倚——桃园中学校长。

桃园堡群众若干人。

刘立人——反共联防主任，桃园堡主。外号“番鬼王”。

万选之——反共联防大队长。外号“斩尾蛇”。

关天爵——乡长。外号“烟屎爵”。

四小姐——刘立人女。

匪班长及匪兵若干人。

第 一 场

时 间：一九四七年初秋。

地 点：华南某山区的一个山头上。

〔游击队李班长率战士上。〕

李班长：（唱）头上红星手上枪，

战 士：（接唱）千里山川放眼看；

战 士：（接唱）远道奔驰跨峻岭，

众 人：（齐接唱）反攻杀敌入山乡。

李班长：同志们，抗战胜利，日寇投降，蒋介石卖国求荣，发动内战。我党领导人民武装自卫。我们支队，配合全国大反攻，奉命挺进山区，我连担任先行，连长有命，搜索前进。

〔众同下。刘琴上，虎子随上。〕

刘 琴：（唱）望群山，接青天，层峰险峻。

群山下，天昏暗，烟雾纵横。

群山内，众乡亲，重重苦难。

群山外，春雷震，战马奔腾。

进山乡，竖红旗，把虎狼灭尽。

啊！久别的故乡，我又回来了。

叫山乡，怒翻起，革命风云。

〔李班长率战士复上。〕

李班长：报告连长，发现情况。

刘 琴：发现情况？（了望一下）似是从桃园堡出来的匪军，大概又是那斩尾蛇。（枪声响）同志们！准备战斗。

〔支队部通讯员上。

通讯员：报告连长，政委命令，要全连马上赶到六女潭，接受任务。

刘 琴：好！同志们，立即转移，一班掩护。走！

〔战士们先撤下。刘琴、虎子下。匪班长率匪兵上。

匪班长：（察看一番后，向内场）大队长。

〔万选之上。

万选之：（唱）不是毒蛇不过社，

老子有名斩尾蛇，

恶霸山乡谁敢惹，

反共联防靠老爷。

匪班长：报告大队长，共军走了。

万选之：走了？

〔突然一声枪响，万的军帽被击落地，众匪急卧倒。

匪班长：（拾起军帽）大队长，军帽被打穿了！

万选之：据情报，有股共军主力要入山乡，其中有个神枪手女连长，莫非……（强自壮胆，喝匪众）怕什么？饭桶，与我追！（挥手）

〔又一声枪响，万选之手被打伤，手枪堕地。

万选之：哎哟！

〔众匪去扶。

——幕 下

第 二 场

时 间：次日。

地 点：六女潭畔。

春 花：（内唱）仇上加仇，恨上加恨。（奔上，跌倒，挣扎）

蒙污受辱，我死死死，死不甘心。

今日春花身葬六女潭，谁替我报仇雪恨！

（爬上石崖）

（念白）爹爹！爹呀，你一生孤苦，世代为奴，今日女儿含冤而死，不能报答老爹养育之恩了。爹爹呀！（跳潭）

〔刘琴、虎子于此时上，见状急呼救人。刘琴跳下潭去。卫生员与众战士闻声上。刘琴、虎子抱春花上，卫生员为春花急救。春花甦醒，见众人，疑是匪兵，惊避。刘琴欲上前扶起。

春 花：（惊骇）啊……啊！

〔刘琴省悟，脱帽露出女相。

刘 琴：不要怕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，是为穷苦人做事的。

春 花：哦？……（惶惑四顾）

刘 琴：（扶起春花）阿妹你为什么投水呀？

春 花：我？……

刘 琴：阿妹。

（唱）你有苦就诉，有冤就伸。

春 花：（接唱）叫天不应，唤地无闻，天乌地暗。

刘 琴：（接唱）今日伸冤有路。

春花：（接唱）偏我雪恨无门！

刘琴：（接唱）共产党，解放军，能帮你伸冤雪恨。

春花：伸冤雪恨？……唉！大姐呀！

（唱）多谢你好心一片，怎奈我……难以做人！

（又晕去）

何奉：（内场呼唤）春花，春花！

李班长：连长，有人来。

刘琴：看样子是来找这个阿妹的，班长，带他们上来！

〔李班长下，引何奉、刘三保上。〕

何奉：（凄惶地叫）春花！（趋前看，绝望地）春花呀！（哽咽）

刘琴：大伯，你……

何奉：我叫奴才奉。

刘三保：他叫何奉，世代为奴，住在桃园堡外，是春花的爹。

刘琴：大伯，阿妹为什么投潭自尽呀？

〔何奉欲言又止。〕

刘琴：（对刘三保）阿叔，阿妹为什么投水呀？

刘三保：她被桃园堡联防大队长糟蹋了！

刘琴：（愤激）嘿！又是斩尾蛇。

虎子：连长，我们要为他们报仇！

众战士：（齐应）报仇！

何奉：（惊疑地望着众人）报仇？你们是什么人？

虎子：大伯，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。

刘三保：啊！是共产党？……

何奉：

〔何奉惊。刘三保亲切地走上前。〕

何奉：三保，我们走，快走。

刘 琴：大伯，回去无医无药，会误了阿妹的生命，不如把她留下来，医好之后，再送她回家吧。

何 奉：（自语）留她下来？

刘三保：奉哥，这位姑娘讲得有理，将她留下吧。

何 奉：三保，被主家知道，就是天大的罪名呀！走吧。（扶春花欲走）

刘 琴：（着急拦住，高声）不能走，……走不得！

〔何奉被吓得楞住。政委、通讯员上。〕

政 委：刘连长。

刘 琴：（敬礼）政委，刚才在六女潭救起一个姑娘。

政 委：我知道了，你们做得好。他们要回去，你不要勉强留住他们。（对何奉）老伯，你们既然不愿留在这里，便先回去吧！卫生员好好照护病人。送他们出山口。

卫生员：是！

〔何奉、刘三保扶春花下。卫生员随下。〕

刘 琴：政委，那姑娘回去，无医无药，会死的。

政 委：有办法。支队党委已经决定，要打开桃园堡。

刘 琴：好呀！打桃园堡，我请求把主攻任务交给我连。

政 委：好，交给你。

刘 琴：（敬礼）是！坚决执行任务。（欢喜地欲下）

政 委：慢，你回来。

（唱）你打仗从来够英勇，
 今回不是叫你打冲锋，
 要潜入堡中发动群众，
 到时配合主力进攻。

刘 琴：派我潜入堡中？

政 委：对！你是本地人，自小离乡。长大后参加革命，堡内

无人知道。如今支队部为你想办法，安排你在桃园中学，担任教师，这就是聘书证件。

刘 琴：政委，这样一来岂不是要我脱下军装，当起大姑娘来了？

政 委：你不是个大姑娘么？这是命令。

刘 琴：（立正）是，执行命令！

政 委：这就对了。你还有什么困难吗？

刘 琴：困难？（回头一想）堡内外我连一个基本群众也不认识。

政 委：刚才那两父女呢？

刘 琴：那大伯……

政 委：那大伯有点落后，不过，在落后群众面前感到束手无策，那落后的就不是群众，而是干部了。

刘 琴：对，政委，我一定记住你的话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入堡之前，先访何奉父女。

政 委：好，你进堡后，要多加小心，地方党会有同志来照应你。我等你好消息。

——幕 下

第 三 场

时 间：当晚。

地 点：何奉家。

〔关天爵与二乡丁上。〕

关天爵：乡长，乡长，黄金万两。我们桃园堡住着刘、关、张，刘七爷是族长，张三爷不过是税所所长，我关二爷是一乡

之长。嘻嘻，进去！

〔乡丁踢开门进屋，何奉自房内出来。

关天爵：奴才奉，春花呢？叫她回去服侍七爷。

何 奉：她……

关天爵：她，她，她什么？她能随便去死的吗？桃园堡有哪条族例准许奴才自己去死的呀？把那贱种拉出来。

〔乡丁进房里拖春花上。

春 花：（昏迷中）啊……我要去死呀！

关天爵：大胆！

春 花：我……我一定要死！

关天爵：你胆敢讲个要字？“老虎咬蚊，好大口气。”这个世界有什么到你想要的？奴才犯法，罪加五等，我杀了你！

春 花：罪加十等也是一死。你杀吧！

关天爵：造反了！（打春花）

何 奉：你打吧，打死了少个奴才种。

关天爵：老奴才，你也反了！我要打到你们不敢去死。

〔关天爵把何奉、春花打晕。

关天爵：装死呀？走！装死？……（与乡丁下）

〔何奉爬起来，试试春花的鼻息，猛然大惊。

何 奉：女啊！

（唱）你死去真冤枉，生来受灾殃，

可怜你出世便无娘，

阿爹到处乞奶求浆把你来抚养，

长成个黄花闺女样，

怎知你在虎狼爪下终被虎狼伤。

家贫还易抵，人贱最难捱，

大祸降临，今日全无指望。

说什么苍天有眼，怎不见我女被害身亡？
主家丧尽天良，天呀！
你何以一声不响？一声不响？
一腔怨气，涌上胸膛，
要去巷口村头，拚死呼冤叫枉。（冲出门口）
屋前一片，黑夜茫茫，
黑夜茫茫，何处告状？（回屋关门）
今日白头老父，送女你上坟场。（哭泣）

〔刘琴、虎子、卫生员上。〕

虎子：连长，这里就是。那边有路通去桃园堡。

刘琴：知道。（示意虎子警戒，上前敲门）

何奉：（惊）又是烟屎爵？（愤怒地拿起小凳子，又颓然放下）

刘琴：大伯，开门给我们吧。

何奉：啊，是他们？……（想开门又不敢）

刘琴：开门啦，开门啦！大伯，我们送药来给你春花治病呀。

何奉：哎……我开，我开。（开门）

〔虎子留在门外警戒。刘琴、卫生员进屋。卫生员为春花注射针药，春花渐渐甦醒。卫生员出门警戒。〕

何奉：女，你回来了，谢天谢地！

春花：爹！

何奉：女，那位姑娘又来救你了。

春花：姐姐啊！（感激地伏向刘琴怀中哭，忽又绝望地推开）你们救我做什么啊？还是让我死了的好。

（唱）好心莫扶起，我这棵断头秧。

只怕秧苗枯死，枉你热心肠。

我十八年来牛马一样，
何曾一日把人当。
姐你救我两番为那样？为那样？
难道做奴定要做到百年长？

刘 琴：（唱）妹你仇恨入心点滴难忘，
你要记住主家这笔仇恨帐，
不要轻生，要挺起胸膛，
去报仇，闹翻身，求解放。

何 奉：（唱）世代为奴日子长，
主家怎肯将奴才放？
受气犹如吹箫笛，
横直一样是凄凉。

刘 琴：（唱）箫笛能翻百样腔，
识者吹来不一样，
做人哪会都是凄凉。
眼前摆着路三条，
你要分清去向。

何 奉： 三条路？
春花：

刘 琴： 三条路。

（唱）一条路是捱到底，

春 花：（接唱）为奴到底苦尽尝。

刘 琴：（接唱）二条路是往别处逃，

何 奉：（接唱）也逃不出主家手掌。

刘 琴：（接唱）三条路是造反闹革命，

何 奉： 造反？

（接唱）造反不成更遭殃。

刘 琴：如此说来，条条路都走不得么？

何 奉：走不得呀！

春 花：走不得！？爹呀！

（唱）横是死来直是死，

不如索性拚一趟。

（愤怒地，拿起一把剪刀欲奔下，刘琴拦住，夺过剪刀）

春 花：我要杀那些财主恶霸！

何 奉：春花，你疯了，你去不得！

春 花：去不得？（向刘琴）姐姐，我要跟你们去。

刘 琴：你要跟我们去？

春 花：是，我要跟你去。

何 奉：（担心地）女……

刘 琴：（对何奉）大伯，你说呢？

春 花：（扑向爹）爹，你就让我跟姐姐去吧！

何 奉：（抚春花）女，你的命是他们救的，只有他们将你当人看待，你跟姑娘去了，爹就用不着再看你受苦受难。唉！不过从来造反，哪有反得成的呢？

（唱）眼见过改朝换代，都是恶者为王。

桃园堡狗恶墙高，好比皇城一样。

任你是英雄好汉，也斗不过刘、关、张。

你剪不破天罗，冲不出地网，

人家有联防队，有机关枪。

总之穷人造反无力量！

刘 琴：大伯，我来问你，你说世上穷人多还是富人多？好人多还是恶人多呢？

何 奉：（想）恶人财主，百中不到一二。

刘 琴：穷人下户呢？

何 奉：百中倒有八九十。

刘 琴：那便清楚了。大伯你想想：村前刘三保，村后关大娘，堡中周石匠，堡外撑渡老张，……村前村后，多少受苦人和你一样？

（唱）我们穷苦人，齐心就有力量，

千溪齐水涨，河水变汪洋。

满腔仇恨抵得万支枪，

桃园堡就算是一座皇城，也能破关斩将。

天下穷人一家亲，

人多气壮，那怕他恶霸刘、关、张。

如今带路人有共产党，

红旗打起廿多年长。

鸡叫三回天快亮，

莫道长夜漫漫不见光。

穷人翻身求解放，

岂容他恶者再为王。

我一心下山把大伯访，

二次见面诉衷肠，

三条道路分去向，

还请大伯再思量。

要冲破天罗，剪开地网，

翻天覆地斗一场。

春 花：爹，你就让我去罢。

何 奉：好，（抚女儿头）你就跟姑娘去罢！

春 花：爹！（感动）

〔虎子进屋。

虎 子：连长，有人来！

黑 牛：（在内场叫）春花。

何 奉：哎，是黑牛。

黑 牛：春花。

〔春花走向后门，黑牛已推开后门进来。卫生员从前门进来与虎子同监视着黑牛。〕

黑 牛：春花，你为什么去投水？

〔黑牛突见刘琴、虎子等人，欲拔枪。〕

虎 子：别动！

何 奉：阿牛，你别乱来！

黑 牛：（对刘琴）你是什么人？

何 奉：她是恩人。

黑 牛：（对刘琴）你来做什么？

刘 琴：我来治病救人。

黑 牛：治病救人？

刘 琴：我倒想知道你是什么人。

何 奉：他是堡主番鬼王的护兵。

刘 琴：啊！原来吃那一份粮。

黑 牛：你想怎样？

刘 琴：不怎么样。看来你很关心这个受苦姑娘。我问你，春花被害投潭，你敢不敢为她出头，当个好汉？

黑 牛：我自有主意，大丈夫有仇必报！

刘 琴：好，看来我们还可以商量。

黑 牛：我与你路有路，桥有桥，搭不上。

刘 琴：山水也有相逢日——

黑 牛：我知你不是猛龙不过江。

何 奉：黑牛，你还这么牛精！你知不知道谁害到春花投潭，

谁救春花的命？

春花：牛哥，这位姐姐救过我两次了。

何奉：快去认错。

黑牛：（对刘琴）好，我知你救过春花，日后相逢，我就让你一让。失陪。

〔黑牛下，虎子、卫生员同下。〕

何奉：姑娘你不要怪他，他也是个穷苦人。自少死了父母，跟我长大，我骂得他，打得他的。

刘琴：哦……

何奉：（对春花）女，你快收拾包袱跟姐姐走罢！

刘琴：春花，你就留在这里。

春花：姐姐，我投军呀。

刘琴：对了，你已经投军了……

〔刘琴与何奉、春花坐下细谈。〕

——幕 下

第 四 场

时 间：几天之后。

地 点：桃园堡内刘立人家大厅。

〔万选之上。两匪兵托机枪随上。〕

万选之：（唱）山上日前打一仗，
手又伤来心又寒。
保住老巢防共党，
加强实力买机枪。

请见七爷。

〔刘立人、关天爵上。

刘立人：（念）一族我为长，人称番鬼王。

万选之：七爷，添置机枪，已经运到。

刘立人：好呀。

（唱）桃园堡八面碉楼，联防队一方屏障。

如今又加强装备，安稳过铁壁铜墙。

关天爵：是呀！

（接唱）任你最强梁，敌不过刘、关、张……

刘立人：哈哈哈哈哈……

万选之：（接唱）七爷，我看小心为上。

近日山乡，潜入共军一股，煽动刁民抗租抗税。又怕混入堡内，务须严加防范。听说四小姐中秋拜月，要大事张扬，我看万万不宜。

四小姐：（内场应声）谁说的？（上）爹！

（念）归宁闹拜月，那个不讲排场，

何况我丈夫，做官做到区长。

我不信共产党，混得入拜月场。

关天爵：对。

（接念）弄到草木皆兵，会被人当笑话讲。

万选之：七爷。

（唱）闹拜月若然出事，这责任我难以担当。

四小姐：不用你担当！

（接唱）我阿爹洪福齐天，不靠你这太平宰相。

万选之：四小姐，你……

四小姐：我怎样……

刘立人：女，我还有要紧事。拜月的事情，等一会再讲。

〔四小姐噘嘴下。

刘立人：选之，同共产党较量，我胆子比你大，我一向雄霸一方。

万选之：七爷，我是为了大局……

刘立人：我明白。（回头对关天爵）天爵，三保那一班人欠租，你处置了没有？

关天爵：已经押在外面，听候七爷发落。

刘立人：叫三保进来！

关天爵：刘三保进来！

〔刘三保上。

关天爵：七爷叫你。

刘三保：族长。

刘立人：三保，你不交租，想怎么样？

刘三保：族长，租太重。我实在交不起，子女多，粥水也没得吃了。

刘立人：废话，什么叫租太重？不交租我就要你交命，今天先杀几个抗租的外村人，给你们看，选之，你把捉来的抗租乱民，杀他几个，试试新枪。带人！

〔匪兵押两群众上。

万选之：押到刑场。（与两匪兵托机枪同下）

刘立人：你不交租，便同那班人一样当共产党办。天爵，带他下去写契。（下）

关天爵：三保，看见了没有！七爷吩咐：中秋节近，催收租谷，卖儿卖女，也得交足。

刘三保：啊，迫我卖孩子？

关天爵：什么？我是打一张好牌给你。人来，带他下去写契。

〔关天爵命匪兵强拉刘三保下。林可倚引教师装束的刘琴上。